

中央民族大学

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MINZU YANJIU WENJI

民族研究文集

(2008)

任国英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民族研究文集



(2008)

任国英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研究文集. 2008/任国英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1108 - 635 - 5

I. 民… II. 任… III. 民族学-文集 IV. C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4417 号

民族研究文集(2008)

主 编	任国英
责任编辑	满福玺
封面设计	金 星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9
字 数	475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8 - 635 - 5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杨圣敏

委 员 丁 宏 戴成萍 白振声 王铭铭

王建民 包智明 潘 蛟 苏发祥

任国英 肖小勇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

总 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 1952 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 世纪 90 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 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先生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 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我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

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向，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

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继承我院 50 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 2000 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

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 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 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 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 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50 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杨圣敏

目 录

社会·文化·民族

“族群”：当代社会群体研究的一个基础性

- 概念工具..... 管志翔 (3)
- 民族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 管志翔 (25)
- 文化、文明及其与民族文化之关系
..... 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 (71)
-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 (84)
- 试论广西龙胜民族关系的现状和特点
..... 戴成萍 刘剑波 黄小钰 (94)
- 大树底下同乘凉——《祖荫下》重访与西镇
人族群认同的变迁 段伟菊 (110)
- 我国藏医药产业开发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 李 丽 王 蕊 (129)
- 我国满一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服饰文化比较 徐万邦 (144)
- 论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施 琳 (160)
- 2002 年俄罗斯联邦的民族状况 何俊芳 (175)
- 俄罗斯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何俊芳 王 莉 (188)
- 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 任国英 (206)

历史·宗教·艺术·民俗

- “帝誉”考..... 田晓岫 (227)

明代中期东蒙古入居西海及其对蒙藏关系的

- 影响 李 丽 (244)
- 浅析满族萨满教信仰的式微 刘明新 (256)
- 11 世纪卫藏地区波罗样式考述 张亚莎 (272)
- 西藏贡嘎曲德寺密宗殿壁画的艺术史地位
——兼论西藏近世绘画的重要转折 张亚莎 (290)
- 蒙古饮食文化再探
..... 小长谷有纪著 祁惠民 萨仁格日勒译 (313)

田野调查报告

- 云南基诺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报告 杨筑慧 (381)
- 云南省维西县塔城乡调研 杨筑慧 (406)
- 红河发展模式研究——少数民族区域经济
“多型态”发展的典型案例 施 琳 (420)
- 喜洲变迁和家族之调查报告 段伟菊 (444)
- 藏族牧区定居化的模式及其面临的困境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碌曲县为例
..... 苏发祥 方 冰 (453)
-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
..... 姚丽娟 黎 莹 (472)
- 巴东县人口 陈长平 (482)
- 2000 年以来保安族农业经济发展问题与思考
..... 张国杰 (516)
- 东乡族人口素质 陈长平 (537)
- 山东青州北城村满族信仰调查
..... 刘明新 关 欣 袁 正 (560)
- 内蒙古鄂托克旗棋盘井镇牧民社会经济状况
调查报告 任国英 王韩丽 (571)

社会 · 文化 · 民族

“族群”：当代社会群体研究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工具^①

管志翔

在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群体组织形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下，以各自血缘与历史记忆为基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群体互动的作用之下，人们组成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群体，这些群体具有不同的认同意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并伴随社会演变而变化。根据特定时期人们对这些社会群体组织内涵的理解和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区别的需要，人们会提出不同的概念、创造出不同的术语来称呼这些群体组织，有时会借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术语，但给予全新的定义，有时会以一个小群体的名称来称呼扩大了群体或作为同类群体的泛称，有时也会借用“他称”或外来语来命名。总之，只要新的社会现象出现了，新的社会组织演变出来了，人们都会根据客观需要提出新的称呼。现在文献中出现的家族、部落、部族、土邦、王国、帝国、民族、民族国家、联邦国家等称呼，就

^① 本文曾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38—147页，《新华文摘》2007年第24期，第149—153页全文转载。

是人们对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不同人类群体组织形式的称谓。

“族群”这个中文词汇仅是不久之前才被我国学术界引进来的。根据马戎教授的论述,“‘族群’这个词汇,大致是20世纪60年代经港台地区的文献而传播进来的”,是对英文文献中“ethnic group”一词的中译^①。

西方学者认为“ethnic group”这一社会形态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甚至早于“种族”,但有关“ethnic groups”的学术调查起始于1950年代^②。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英文词汇的普遍使用是在美国这个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时期出现的近代移民国家里,用来称呼来自不同国度、具有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但混杂居住在新大陆的各个群体。对于这些群体,既不能称之为“nation”(民族),因为全体美国公民才能组成一个“American nation”(美利坚民族);也不能称之为“tribe”(部落、部族)或者“clan”(氏族),因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零星移民之间,并没有传统部落成员之间的那种血缘联系;又不能用“race”(种族)加以区分,因为白种人移民、黄种人移民、黑种人移民内部都包含着相互差异极大的许多群体,不能简单以“种族”区分。欧洲人用来指称旧大陆上各类群体的以上这些传统称谓,事实上都无法明确表达出这些移民群体之间在血缘、文化、传统居住地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在政治、法律、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相互联系。面对新大陆上出现的新的群体组合形势,美国的学者们借用原希腊语的“ethnos”的形容词形式“ethnic”,加上

①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② H. S. Morris. Ethnic Groups. In 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the Free Press, 1968, pp167-168.

“group”(群),构成一个合成词“ethnic group”,来描述“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社会群体,根据其所展示的民族综合特征所要求或被给予的特殊地位”^①,即由移民构成的文化多元国家中那些具有各自血缘、文化等特征的“少数群体”。

但是具有类似血缘和文化特征的群体,当然不是只在近代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对现代的群体进行概念化和明确定义之后,再使用这一定义去追溯类似的历史现象,这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是经常出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大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出现了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和新的政治格局,马戎教授称之为“20世纪的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②。一方面,各地都在参照西欧国家创建的“民族国家”形式来组建新的政治实体,原来的王国、帝国、酋长国、部落联盟、独立了的殖民地等都不同程度地逐步转变为现代形式的“民族”(nation)。这是一种认同体系、政治理念、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综合的整合过程,一般称之为“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实体就是新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另一方面,这些新老“民族国家”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具有不同血缘、文化、传统居住地的各个群体,他们曾经以“部落”、“氏族”甚至以半独立的“土邦”、“汗国”等形式在历史上存在过,但是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群体成为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如何在新的政治框架下确切地称呼这些群体,成为一个学术上和政治上的难题。美国人对“ethnic group”概念的使用,以及这一概念的

① 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和引用》,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0页。

②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3页。

中文译法“族群”的出现，为世界其他国家和中国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一条途径。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ethnic group”这个词汇已经流行于各大洲，这并不是偶然的。正是通过这个词汇的使用，人们回应了各国在新的政治架构下称呼原来各少数群体的客观需要。尽管“族群现象”源远流长，但是在 21 世纪，“ethnic group”（族群）已经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也成为政治家、媒体和学术界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当然，由于各国族群关系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族群问题的复杂程度和社会作用在各个国家也因时因地而异，因此“族群现象”的复杂性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对于“族群”这个多面体的认识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由于对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分析几乎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族群现象，这一概念已经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也受到重视，如政治学就将之视为理解当今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概念——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重要工具^①。本文首先将对“族群”的不同定义进行简略的概括，然后梳理当前学术研究中“族群”的作用和功能的讨论。

一、“族群”概念的含义

正因为各国族群现象的复杂性，“ethnic group”（族群）这一概念自 20 世纪开始被使用后，就出现了多种定义。由于各国所讨论的族群问题的社会背景不同，理论出发点和研究方法不同，研究的结论也不同。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的定义无法有效涵盖“族群”一词所意指的社会现象的各个侧面。

^① Hutchinson and Smith, ed. *Nation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概括起来，目前学术界对族群概念的定义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①：

1. 族群是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以及体质特征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语言、其成员所具有的对共同起源的信仰，以及共同的群体身份感；它的自然基础在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社会生物属性——亲族性（nepotism），因此，族群性可能与人类社会相始终。

2. 族群是一个由其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和排斥他人，它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没有“他人”，就没有“我们”；族群的认同是需要与模仿的某种结合，所以，族群是其成员有意识构建的，或者说是共享利益意识的结果，它不是“事物”而是“过程”，“在历史过程中会经常有所变动”。

3. 不同社会场景下人们的族群认同范围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族群具有多层次性。从初级族群（basic ethnic group）到次级族群，再到由若干彼此认同的族群组成的族群集团以及更高层次的族群集团，乃至国家和文明，人们的族群认同具有双向传递性。

4. 族群性是社会亲近和亲属制体验的最上限，以此为基础

^① 关于族群的定义，本文参考的文献有：Van den Berghe, *The Ethnic Phenomenon*. London: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 1987;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69; Tajfel,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Isaacs, *Basic Group Identity: The Idols of the Trib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9—52; Glazer and Moynihan, ed.,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1975; Keyes, *Ethnic Change*, Washington: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等等。

的族群意识可以用来培养社会成员的世界观、生活观和社会观。族群不仅指亚群体和少数民族，而且泛指所有被不同文化或血统所造成的、被打上烙印的社会群体。现代社会中的族群认同意识不仅早于民族（nation）共同体的出现，而且在民族（nation）、阶级等群体划分边界日益消失之后还将长期存在。

5. 族群把利益和情感联系在一起，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利益群体而根据利益来加以定义的，在追求群体利益方面比其他利益集团更加有效。在现代社会，族群关系本身极易和民主政治牵扯在一起，族群日益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组织方式。族群因而有了原发情感性和工具性双重特点。

在一些学者那里，“族群”是在生物学意义上具有延续性的人类共同体，强调的是其成员之间存在的血缘联系，因此也是历史记忆、传统文化与价值的载体^①。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使用“族群”来称呼那些自认为具有共同血缘、历史记忆、文化特征（语言、宗教、习俗等）的各群体。同时，族群也是一个具有互动性的社会组织过程及其现实形态，所以，在一些人类学家眼里，它又是社会过程和社会工具^②。

在当今社会和学术界，族群其实已经被普遍看成是对人们进行分群的一种工具性概念了，就好像人们使用性别、阶级等概念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群一样。基于这种理解，对有关族群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也许会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族群概念的理解，拓展有关研究的视野和理论深度。同时，“族群”这样一个概念的含义，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它穿透了从个体（individual）

① Van den Berghe. The Ethnic Phenomenon. London: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 1987.

② T. H. Eriks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1993.